

Wen Hua

Yi Gong

1981

4

文化译丛

文化译丛

WEN HUA YI CONG



甚至在俄国也只是极少数人知道艺术家托尔斯泰。为了使他的伟大作品真正为人人所共有，必须进行斗争，为反对那使千百万人陷于愚昧、卑贱、苦役和贫穷境地的社会制度进行斗争，必须进行社会主义革命。

——列宁

天津外国语学院
《文化译丛》编辑部编
一九八一年第四期

文化译丛

• 作家与作品 •

- 雪莱诗三首……………李霁野译(4)
- 乔治·桑生平纪略……………〔法〕帕特里斯·布赛勒(6)
- 乔治·桑论……………〔法〕安德烈·莫洛阿(23)
- 致福楼拜书简……………〔法〕乔治·桑(27)
- 托尔斯泰的一天……………〔苏〕娜杰日达·西蒙诺娃(32)
- 关于《战争与和平》……………亚·里·托尔斯泰娅(36)
- 盲诗人爱罗先珂的经历……………勇昌编译(47)
- 现代戏剧之父易卜生……………〔美〕米钦柯·卡库坦尼(51)
- 一出狄更斯小说改编剧……………杨庆新译(60)
- 爱情是死里逃生的秘诀(小说)……………〔美〕保罗·加里科(65)
-

• 文化之窗 •

- 史前人开始为自己制造工具(世界文化史讲座之三)
……………〔美〕亨德里克·威廉·范隆(78)
- 揭开古代历法之谜……………〔美〕罗纳德·希勒(81)
- 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和建筑……………〔美〕萨拉·布雷德福·兰多(87)
- 一张明信片的启迪……………〔美〕罗伯特·休斯(92)
- 学而后知不足……………约翰·加德纳(97)
- 伽利略的谨慎……………〔美〕艾萨克·阿西莫夫(100)
- 美国科学文艺大师阿西莫夫给本刊的来信……………(102)
-

中日文化交流的先驱者——朱舜水·····	程在里编译 (103)
永远值得怀念的斯托科斯基·····	安德烈·康斯坦兰尼茨 (108)
作家黑塞的绘画·····	〔德〕福尔克尔·米歇尔斯 (114)
重建广岛的建筑师·····	〔日〕直木吉井 (122)
十六岁的纽约芭蕾舞新秀基斯特勒小姐·····	〔美〕詹·邓宁 (127)
北极圈边的体育盛会·····	加拿大《麦克莱恩杂志》 (129)
想要跑的小女孩·····	〔美〕帕特里夏·斯卡尔卡 (131)
菲律宾的文化中心·····	伯特·奥库利 (137)
威尼斯赞·····	〔美〕克里斯托弗·卢卡斯 (140)
大英博物馆·····	〔英〕简·尼森 (145)
英国的国家信托公司·····	〔英〕玛丽·吉福德 (148)
闪烁发光, 璀璨耀眼的圣诞树·····	西德《斯卡拉》杂志 (151)

· 科普知识 ·

未来的生物医学·····	美国《未来学家》 (154)
睡眠与梦·····	〔美〕温迪·马库斯 (157)
地球的新发现·····	〔美〕唐·拉戈 (160)

· 补白 ·

维亚多夫人论乔治·桑(22)	福楼拜先生的窗户(59)
罗斯金论读书如采金(77)	外国名句选译(156)

封面设计·····	木 心
-----------	-----

文化译丛

WEN HUA YI CONG



甚至在俄国也只是极少数人知道艺术家托尔斯泰。为了使他的伟大作品真正为人人所共有，必须进行斗争，为反对那使千百万人陷于愚昧、卑贱、苦役和贫穷境地的社会制度进行斗争，必须进行社会主义革命。

——列宁

天津外国语学院
《文化译丛》编辑部编
一九八一年第四期

文化译丛

• 作家与作品 •

- 雪莱诗三首..... 李霁野译 (4)
- 乔治·桑生平纪略..... [法]帕特里斯·布赛勒 (6)
- 乔治·桑论..... [法]安德烈·莫洛阿 (23)
- 致福楼拜书简..... [法]乔治·桑 (27)
- 托尔斯泰的一天..... [苏]娜杰日达·西蒙诺娃 (32)
- 关于《战争与和平》..... 亚·里·托尔斯泰娅 (36)
- 盲诗人爱罗先珂的经历..... 勇昌编译 (47)
- 现代戏剧之父易卜生..... [美]米钦柯·卡库坦尼 (51)
- 一出狄更斯小说改编剧..... 杨庆新译 (60)
- 爱情是死里逃生的秘诀(小说)..... [美]保罗·加利科 (65)
-

• 文化之窗 •

- 史前人开始为自己制造工具(世界文化史讲座之三)
..... [美]亨德里克·威廉·范隆 (78)
- 揭开古代历法之谜..... [美]罗纳德·希勒 (81)
- 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和建筑..... [美]萨拉·布雷德福·兰多 (87)
- 一张明信片的启迪..... [美]罗伯特·休斯 (92)
- 学而后知不足..... 约翰·加德纳 (97)
- 伽利略的谨慎..... [美]艾萨克·阿西莫夫 (100)
- 美国科学文艺大师阿西莫夫给本刊的来信..... (102)
-

中日文化交流的先驱者——朱舜水·····	程在里编译 (103)
永远值得怀念的斯托科斯基·····	安德烈·康斯坦兰尼茨 (108)
作家黑塞的绘画·····	〔德〕福尔克尔·米歇尔斯 (114)
重建广岛的建筑师·····	〔日〕直木吉井 (122)
十六岁的纽约芭蕾舞新秀基斯特勒小姐·····	〔美〕詹·邓宁 (127)
北极圈边的体育盛会·····	加拿大《麦克莱恩杂志》 (129)
想要跑的小女孩·····	〔美〕帕特里夏·斯卡尔卡 (131)
菲律宾的文化中心·····	伯特·奥库利 (137)
威尼斯赞·····	〔美〕克里斯托弗·卢卡斯 (140)
大英博物馆·····	〔英〕简·尼森 (145)
英国的国家信托公司·····	〔英〕玛丽·吉福德 (148)
闪烁发光, 璀璨耀眼的圣诞树·····	西德《斯卡拉》杂志 (151)

· 科普知识 ·

未来的生物医学·····	美国《未来学家》 (154)
睡眠与梦·····	〔美〕温迪·马库斯 (157)
地球的新发现·····	〔美〕唐·拉戈 (160)

· 补白 ·

维亚多夫人论乔治·桑(22)	福楼拜先生的窗户(59)
罗斯金论读书如采金(77)	外国名句选译(156)

封面设计·····	木 心
-----------	-----

雪莱诗三首*

李霁野译

轻柔的声音化为乌有

轻柔的声音化为乌有，
音乐还在记忆中颤抖，
甜蜜的紫罗兰不再发香，
感官中存留着它的芬芳。

玫瑰的叶子，当玫瑰变成了枯花，
可以堆起来作情人的卧榻，
等到你一朝不见，
在对你的怀念中，爱情继续微眠。

寄——**

一个字太常被人玷污，
我不会玷污这个字；
一种感情太被错误地轻视，
你不会对它轻视；
一个希望太和绝望类似，

* 波西·比希·雪莱（Percy Bysshe Shelley, 1792—1822）：英国十九世纪上半期与拜伦齐名的又一位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他在抒情诗方面有很高的成就，《西风颂》、《云》、《云雀》等名篇以辉煌的想象和优美的情致传诵至今。他的爱情诗表达了崇高的感情和对人世的沉思。——编者

** 这是雪莱写给简·威廉斯的诗。“一个字”、“一种感情”、“一个希望”都指“爱”。——译者

用不着小心谨慎把它闷死。
从你得来的怜惜，
比别人的爱更为亲密。

我不能献给你别人所说的爱；
但是人心献给上天的崇拜，
上天还不拒之门外，
难道你就并不理睬？
不理睬飞蛾渴望星辰，
黑夜渴望黎明，
从我们悲哀的人境，
对远处的或物所怀的忠诚？

爱的哲学

泉水混入江河，
江河混入海洋巨波，
怀着甜蜜的情爱，
天上的风永远互相往来。
世间无物孑然独立，
一切都依照神圣规律
生命互相混合在一起，——
你和我为什么不这样呢？

看哪，大山和高空接吻，
波浪彼此相抱相亲；
姊妹花不会被人原谅，

(下转第150页)

乔治·桑生平纪略

〔法〕帕特里斯·布赛勒

何友齐译



乔治·桑（1804—1876）

乔治·桑的处事认真、工作态度严谨和不慕虚荣使她成为十九世纪文学史上独树一帜的作家。

若是要指摘她的用情不专、个性软弱、没有定见和行为荒诞，指摘她的过于简单化的哲学和她的有始无终，那是再容易不过的，许多为她立传的作家常常不由自主地附和这种指摘。但与她同时代的作家中有哪一个能以同样无保留的信念和同

样的谦虚态度相信自己负有的使命呢？又有哪一位男子能比这位女子更尊重劳动者，而且坚信对于一个以认真和热爱的态度从事工作的人来说，工作并无高下之分呢？

她与别人一样，从事文学创作。她也象别人一样，会在她的合同问题上讨价还价，有时还很激烈。然而她写作从来都是为了使人们于娱悦之中得到提高。她描写景物、分析人物的心理状态，从来都是自己感情的流露，而这种感情总是高尚的。她描绘的一切都浸透着人道主义精神和同情心。上一世纪曾有哪位小说家能比她更好地使人们懂得人类的尊严

和人生来是平等的呢？

乔治·桑曾说过：“只有幻想家才能成为小说家，正如只有兔子才能做焖兔肉一样。”而在《我的一生》里，她写道：“这种几乎在襁褓时代便已染上的爱好幻想、连自己也不知道在想些什么的习惯，使我很早就显得‘呆头呆脑’。我明确地使用了这个字眼，因为在我的一生中——儿童时代、修道院里或自己家中——大家全都对我这么说，可见我真是如此。”

喜欢沉思遐想、天性浪漫，这位女作家的一生的确便是这样，比起一般女文学家来有过之而无不及。倘若我们也和巴尔扎克一样，笃信隔代遗传，那这就不足为奇了。在她上面一连几代的结合都是些浪漫的，不是门当户对的。在她的祖先中，有一个国王、一个公主、一个法国元帅、一个女戏子、一个鸟店老板娘……，有浪荡公子、有天生情种、有空想家、有“与众不同”的人。因而在奥萝尔·杜邦——未来的乔治·桑的生平里，奇怪的倒不是那一连串的情场历险和追求完全解放的坚决表现，而是她能与此同时坚持不懈地搞好文学创作，而是她能同时是个亲切而忠实的朋友和体贴而周到的母亲。

阿芒丁娜—奥萝尔—露茜·杜邦于一八〇四年七月一日生于巴黎，正是拿破仑加冕的那一年。她的父母已于六月五日秘密结婚。她的父亲莫里斯·杜邦，一位青年军官，是玛丽—奥萝尔·德萨克斯与路易—克罗德·杜邦的儿子。而玛丽—奥萝尔则是萨克斯元帅与女演员玛丽·兰多（自称德·维里埃尔）的私生女、波兰国王奥古斯都二世的孙女。她于二十九岁那年再嫁于极为富有的税务总监驻贝利省代表、六十二岁的路易—克罗德·杜邦。这位“相貌堂堂、风流俊雅、服

饰考究、香气袭人、温和诙谐、从不喜怒无常”的老头很会给他年轻的妻子解闷，并在一七八七年死后留给她一笔七万五千法镑^①的年金。在法国大革命之后，这位富孀的收入仍达一万五千法镑。她于一七九三年在诺昂购置了地产。莫里斯·杜邦于一七七八年出生，由弗朗沙·戴沙特尔神父负责教育，后者是个在大革命期间脱掉法衣还俗的神父。莫里斯所受的教育虽说有限，却也足以使他成为一名出色的军官了。杜邦中尉在杜邦将军的意大利军团里担任一名副官。八八〇年底，他遇见了“巴黎旧街头的可怜孩子”索菲—维多利亚·德拉包尔德，她是跟着一位将军越过阿尔卑斯山来到意大利的，莫里斯起初还以为她是将军夫人呢。

索菲—维多利亚幼年丧父，她父亲原是个巴黎沿河马路的鸟店老板。她和妹妹露西由外婆克洛卡尔太太抚养成人，她们不得不很早就开始干活糊口。她成了一家戏院的哑角。乔治·桑后来写过：“我的母亲在这个世界上属于那种流浪堕落的波希米亚种族。她是个舞女，甚至连舞女都不如，她只是巴黎大街上末流戏院的无关紧要的哑角。阔人的宠幸使她从这种低贱的生活里超拔出来，结果却是使她过着一种更加低贱的生活。”

她于某年与人同居之后生了个女儿，名叫卡罗利娜，她去意大利时把卡罗利娜留在了巴黎。莫里斯则曾与一个农妇生过一个儿子，名叫伊波利特·沙蒂隆，由莫里斯的母亲杜邦太太抚养。莫里斯爱上了索菲。他甚至写信到诺昂，为自己能有“一个好妈妈、几个好朋友、一个漂亮的情妇、一点荣誉、几匹骏马、以及若干决斗的对手”而感到高兴。随着他们的关系日益发展，莫里斯的措词也变得更为慎重。在他

^① 法镑，法国古币名，常用于估算年金。——译者

想使这种关系合法化时，索菲已经生过继而又失去了几个孩子。乔治·桑追述道：“新婚之夜，他将我姐姐卡罗利娜抱在怀里，发誓要象热爱即将诞生的那个孩子一样爱她。他准备去诺昂，在那里住一个星期，打算坦白一切，并使之成为既成事实。”

他去了，但什么也没敢说。杜邦太太从别处得知了内情，想要使这个婚姻无效，但后来不得不作罢，并且收下了当时仅八、九个月的小奥罗尔。

莫里斯·杜邦于一八〇五年十二月底被任命为轻骑兵上尉，在普鲁士、波兰、意大利打过仗，于一八〇七年被派往西班牙，他的妻子和女儿也去那里投奔他。第二年，他回到了诺昂。一八〇八年九月十七日夜间，他从马背上摔下来，当场便摔死了。

一旦没有了莫里斯，老少两代杜邦太太就很难相处下去。乔治·桑的母亲和祖母发生了冲突，她们竞相赢得小奥罗尔的心。“我的角色，”她写道，“本该是使这两个女人互相接近，并在每次发生争吵时带她们去我父亲坟前，使她们互相拥抱。有一天我终于明白了这一点，并敢于这么去做了。”

索菲—维多利亚两年后放弃了教养奥罗尔的权利。她带着另一个女儿卡罗利娜去巴黎安身，她婆婆给她一笔津贴。每年夏天她去诺昂住几个星期，每年冬天老杜邦太太带着孙女到首都住些日子。奥罗尔便去看她母亲，她很想和母亲一起生活。正如皮埃尔·萨洛蒙先生指出的：“在诺昂，索菲—维多利亚每次离别都成为感情冲动的谈悄悄话的机会：每次分手时都作了许多异想天开的打算，每次分手都说要一起生活，这一切则总是以眼泪告终。如果能够估量这些放纵感

情而又克制感情的离别场面所造成的后果该有多好。奥萝尔·杜邦的感情生活大概被此深深地打上了烙印。”

莫里斯·杜邦当年的老师戴沙特尔教奥萝尔语法、拉丁文、各门科学和植物学，直到一八一七年。这个孩子性格太难弄，她祖母觉得自己一个人管教不了，便把她送到在巴黎福舍·圣雅克路的英国圣奥古斯丁会修道院去，那是个贵族化的寄宿学校，奥萝尔的神秘感情在那里得到了发展。她想做个修女。

她祖母对此深感不安，一八二〇年二月她决定将学业尚未完成的奥萝尔带回诺昂。从此，奥萝尔的生活就更象男孩而不象女孩。她学骑马，在田野里乱跑；学习管理产业，与农民混在一起；入迷地阅读哲学家、伦理学家和诗人们的著作：夏多布里安、孔狄亚克、孟德斯鸠、培根、巴斯卡尔、亚里士多德、弥尔顿、但丁、维吉尔、莫里哀，特别是卢梭。她和祖母讨论她看过的书，听祖母回忆大革命前的往事，但总感到意犹未尽。“我并不是感到不幸，”她写信给修道院的一位女友说，“我并不感到厌烦……我开始相信一个人可以毫无怨尤地过着一种单调而宁静的生活。”

这个姑娘的所作所为已经招致了那些外省正派人的非议。大家不是看到她借口男装方便而穿着男子的衣服长时间地纵马驰骋吗？她不是和邻近的两个青年——和儒勒·内罗一起学习自然科学、和司梯芬·德格朗萨涅一起学习解剖学和生理学吗？当她祖母在一八二一年冬末瘫痪时她无疑是尽心护理祖母的，但人们不是看见她抽烟甚至喝酒了吗？那些恶意的流言使她很痛苦，有一天她在渡过安德尔河时竟想投水自尽。

一八二一年十二月二十五日，玛丽—奥萝尔·杜邦·德

弗朗克耶去世了，奥萝尔在维尔讷弗的亲戚们向她提出，如果她答应不再见她母亲，他们可以做她的监护人。她拒绝了。但她母亲对她为了母亲而被排斥在上流社会之外并无丝毫感激之情。在巴黎，她母亲夺走她手里的书，要把她打扮得花枝招展地嫁出去。

因此当她叔叔的朋友勒蒂埃·迪·普莱茜一家邀请她去墨隆附近的乡下，在他们家住几星期时，她怎么会不立即就接受这个邀请呢？一八二二年四月，她认识了退伍上校杜德芳男爵的私生子卡西米尔·杜德芳，一个“瘦长的、相当标致的年轻人，笑容可掬，颇有军人风度”，当时二十七岁。他们几乎是一见钟情的，卡西米尔对她作了如下的有趣表白：

“我向您承认，我们初次见面就被您善良和明智的神气打动了。我并不觉得您美丽或者妩媚，但当我和您一起欢笑、一起玩耍时，我感到我似乎早就和您相识，我们似乎是老朋友。”

婚礼于一八二二年九月十日在巴黎举行。不久这对年轻夫妇便动身去诺昂。奥萝尔不久就得为即将出世的婴儿准备衣物了。老戴沙特尔此时又充当起医生的角色来，他无微不至地照料着怀孕的奥萝尔，而杜德芳却终日在外打猎。

莫里斯于一八二三年六月三十日生于巴黎。他的母亲坚持要自己哺育和照管他。她对丈夫已无爱情，便把爱转移到孩子身上。她丈夫虽然心肠不坏，但太粗鲁、太笨拙了。诺昂的生活变得沉重不堪，她觉得自己恹恹成疾，便怂恿卡西米尔卜居奥梅松，后又移居巴黎。一八二五年，夫妇俩又去比利牛斯山麓的科特雷消夏。

当她丈夫去打老鹰或羚羊的时候，她却为那些冰斗、湍

流、森林以及清新的空气而惊喜不已，并且听任卡西米尔的一个朋友向她大献殷勤。他是路易十六的辩护律师的侄子，年轻的奥雷西安·德·赛兹总律师。他们相互产生了极大的好感。他们热烈地探讨哲学、政治和文学问题，但奥雷西安始终仅仅是个温和的、可以讨些主意、可与之通信的朋友。

司梯芬·德格朗萨涅却懂得扮演另一种角色。回诺昂后，奥萝尔又感到郁郁寡欢。卡西米尔变得日益粗俗不堪。他大吃大喝、调戏女仆。一八二七年十二月，司梯芬与杜德芳夫人同时去巴黎。第二年九月，奥萝尔的第二个孩子莎朗日出世了。恰在这个时候来到诺昂的奥雷西安大为失望地败兴而归。

卡西米尔不再设法理解他的变得越来越活跃的妻子，她钻研植物学，绘画，画盒子、扇面，写作她的第一批小说，接待许多年轻人的拜访……

一八三〇年七月三十日，奥萝尔结识了年轻的、才华横溢的儒勒·桑多。他们畅谈浪漫主义，畅谈革命，田园诗一般的爱情滋生了。桑多于十一月回到巴黎。一八三一年一月四日，奥萝尔也到了梅萨日里的大院，儒勒在那儿迎接她。她并非私奔，卡西米尔同意他的妻子轮流在巴黎住三个月，在诺昂住三个月。她不在诺昂时，他就给她每月二百五十法朗的津贴。奥萝尔·杜德芳真正的生活就要开始了。

“生活多么甜蜜、多么美好！尽管有那些忧伤，那些丈夫，那些烦恼和债务，亲戚和流言，揪心的痛苦和讨厌的麻烦事。生活！这才叫人心醉！爱，被人爱，这就是幸福！这就是天堂！”

她在巴黎住在异母哥哥伊波利特·沙蒂隆家里。她按时给丈夫去信，但可以和贝利省的同伴们自由来往，那几乎

都是些大学生。她可以去博物馆、听圣西蒙派的讲座。由于她丈夫给的津贴不敷使用，她就画盒子、画扇面，并开始写作。《费加罗报》的经理亨利·德拉图什对她的写作表示鼓励。一八三一年四月，她的第一篇小说在《巴黎杂志》上发表，用的是笔名儒勒·桑。五月，《时装》杂志发表了《阿尔巴诺的女儿》，署名为J.S.。她和桑多合写了一部惊险小说《粉红与雪白》，于同年十二月出版。

她在一八三二年初写的另一部小说开始署名乔治·桑。这是她听从德拉图什的意见，保留了桑这个姓，而另取了乔治这个名。她说：“我觉得这个名字就是贝利省人的同义词。”一八三二年五月十九日出版的《安迪亚娜》获得了巨大成功，乔治·桑名满天下了。

《华朗丁娜》亦于同年十一月出版，而使她更享盛名。十二月二十日她与《新旧大陆杂志》经理比洛兹签订了一个合同。她保证每六个星期为这家杂志写三十二页稿子，代价是一笔四千法朗的年金。乔治·桑终于能够随心所欲地花钱了。

她那时住在玛拉盖码头的一套舒适的房间里。她与名作家们自由相处。她与桑多断绝了来往。梅里美不理解她。古斯塔夫·普朗什对她忠心耿耿。圣佩甫不敢对她发表评价。巴尔扎克对她发生了兴趣。年轻的诗人阿尔弗雷德·缪塞也想和她结识。乔治·桑虽然对这个花花公子怀有戒心，却同意与他见了几面。他写信给她道：“我可以成为您的……并非朋友——这对我来说还是太道学气——而是一种伙伴关系，这种伙伴关系没有后果，也没有权利，因而不会有嫉妒，也不会有不和。我将使用您的烟草、弄皱您的睡衣、传染上您的感冒、一面与您在现代欧洲的所有栗树荫下谈论哲